

## 莱共公之名非“浮柔”考辨\*

吴柱

《左传》：襄公六年四月，齐国晏弱率师修筑东阳城，遂趁机围攻莱国。乙未，大败莱军。“丁未，入莱。莱共公浮柔奔棠。正舆子、王湫奔莒，莒人杀之。”<sup>①</sup>

“莱共公浮柔奔棠”一句，晋杜预《集解》、唐孔颖达《正义》都未加注释。直到宋代林尧叟《左传句读直解》才提出：“浮柔，莱共公名。”<sup>②</sup>自此以后，凡说解《春秋》或《左传》的学者大多沿袭这个说法，千百年来至于当今学术界，也未闻异声，遂为定谳。如清代陈厚耀所撰《春秋世族谱》<sup>③</sup>、秦嘉谟所辑补的《世本》<sup>④</sup>也都以为“共公”是莱子的谥号，“浮柔”是莱子之名。近世出版的各种《左传》注本，在这处解释上，大多沿用前人之说。即使此处没有出注的本子，也都于“浮柔”二字之旁加上专名线，以表明“浮柔”是人名。

然而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有待商榷的。通过查检《左传》全书，我们发现，书中凡提及各诸侯王时所用的称呼，不下千数。但是无论是经文还是传文，无论其国家之大小，无论其爵位之高低，或者只称其爵位、或者只称其谥号、或者只称其名字、或者称其爵与名、或者称其谥与爵，却绝对没有一例合称其谥与名。因此，唯独将本传中的“莱共公浮柔”理解为莱子的谥号加名字，是十分可疑的。

如果“浮柔”二字不是莱共公之名，那么，这句话又该如何解释呢？笔者认为，“浮柔”应当读作“浮游”，为动词作状语。所谓“浮柔奔棠”，即是“浮游奔棠”，意思是莱共公以渡水的方式浮游而奔逃到棠地。“游”、“柔”二字古音相同，因此可相假借。故古书中“游”字或写作“柔”，《毛诗·小雅·采菽》：“优哉游哉，亦是戾矣。”<sup>⑤</sup>今《韩诗外传》卷八正引作“优哉柔哉”。<sup>⑥</sup>又《尔雅·释

\*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华中师大自主科研项目“清代经解文献整理与研究”(CCNU09X00002)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《十三经注疏·左传正义》卷三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阮刻本，1997年，第1937页。

②林尧叟：《左传句读直解》卷三十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83页。

③陈厚耀：《春秋世族谱》卷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8册，第391页。

④宋衷注，秦嘉谟等辑：《世本八种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497页。

⑤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卷十五之一，第490页。

⑥韩婴撰，许维遹校释：《韩诗外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297页。

天》：“大岁在丙曰柔兆。”<sup>①</sup>《史记·历书》正写作“游兆”，司马贞《索隐》曰：“游兆，景也，《尔雅》作‘柔兆’。”<sup>②</sup>又汉碑中“柔”字多写作“涿”<sup>③</sup>，从水旁，则与“游”字形、音皆相似了。笔者推测，大概《左传》的原本本写作“游”，到汉代隶定或传抄之时，被写作“涿”字，后来又被改写为“柔”字。

此处“浮游”二字连用，是同义连文。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浮，游也。”<sup>④</sup>古书中多有“浮游”连用之例，或用其本义，或用其引申义。如《庄子·外篇·在宥篇》：“浮游不知所求，猖狂不知所往。”<sup>⑤</sup>又《山木篇》：“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。”<sup>⑥</sup>又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。”<sup>⑦</sup>

如果莱共公以浮游渡水的方式逃往棠地，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呢？莱国和棠地的旧址，学界向来争持不下。或曰莱国在今山东昌邑县东南，或曰莱国的故城即今黄县东南二十五里之黄城。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乃采前说<sup>⑧</sup>，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即取后说<sup>⑨</sup>。《春秋经》宣公七年云：“夏，公会齐侯伐莱。”杜预《集解》云：“莱国，今东莱黄县。”<sup>⑩</sup>颜师古《汉书注》亦云：“莱国，即东莱黄县也。”<sup>⑪</sup>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云：“《左传》云莱人劫孔子，孔子称‘夷不乱华’，又云‘齐侯伐莱’，服虔以为东莱黄县，是。”<sup>⑫</sup>又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：“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”裴骃《集解》引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莱者，今东莱地也。”<sup>⑬</sup>大概最先以为古莱国在黄县的是西汉刘向，之后东汉服虔、晋杜预、唐颜师古和近人杨伯峻等都是沿用前人的说法。

考诸《史记·齐世家》：“莱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。营丘边莱。”<sup>⑭</sup>营丘即是春秋时期的缘陵，位于今山东昌乐县营丘镇。又《左传》襄公二年：“莱子不会，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。”杨伯峻说：“东阳疑在今临朐县东。”<sup>⑮</sup>既然说缘陵与莱国

①《十三经注疏·尔雅注疏》卷六，第2608页。

②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二十六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1256页。

③《隶释·北海相景君铭》：“寔涿寔刚，乃武乃文。”顾蔼吉编《隶辨·魏元丕碑》：“既膺涿德，贡蹑帝宇。”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又《尚书·顾命篇》、《文侯之命篇》云：“柔远能迩。”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引《汉督邮班碑》正作“涿远能迩。”

④王念孙：《广雅疏证》卷五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61页。

⑤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78年，第175页。

⑥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第293页。

⑦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八十四，第2482页。

⑧谭其骧主编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一册，中国地图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26—27页。

⑨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690—691页。

⑩《十三经注疏·左传正义》卷二十二，第1873页。

⑪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二十七中之上，第1386页。

⑫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二，第56页。

⑬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六十二，第2134页。

⑭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三十二，第1480页。

⑮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921页。

接壤，又说修筑东阳城可以逼迫莱国，那么古莱国必定靠近缘陵和东阳无疑。以此而言，则当时莱国之境不可能远至黄县，否则晏弱决不能借修筑东阳城的机会遂围莱国。今黄县东南的莱国，应当是齐灵公灭莱之后，一部人莱国遗民被迫东迁于此地，即史称“东莱”者，而非襄公六年以前的莱国和齐国所灭之莱国。

认为莱与东莱是一个国家在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的，学术界历来不乏其人。宋代罗泌《路史》、清代叶圭绶《续山东考古录》、清代李蕃修与范廷凤所撰《康熙黄县志》、王献唐《山东古国考》、杜在忠《莱国与莱夷古文化探略》、迟克俭《古莱国初探》等等，皆主此说<sup>①</sup>。因此，鲁襄公六年之前与之后的莱国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不可混同。缘陵、东阳、莱、黄县、棠的地理位置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（此图截取自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1册，第26页，圆圈标志为笔者所加。）

此图认为莱国旧址在胶莱河以东，亦嫌距东阳、缘陵太远，恐怕与史传记载不合。笔者以为，当时莱国应当在上图中的缘陵（即今昌乐县）以东至胶莱河流域一带。杨伯峻云：“棠，莱国之邑，疑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。或以山东即墨县南八十里之地当之，恐莱国之境不及此。”<sup>②</sup>

据以上考证所推断出的莱、棠地理位置来看，此片区域的确有胶莱河及其支流纵横，莱共公如果出奔棠地，必然要渡河，而且恐怕不止一次渡河。那么，《左传》说他“浮游奔棠”，就是合情合理之事了。

作者单位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

①详见丁鼎、程红：《莱夷及莱国史研究综述》，《齐鲁文化研究》2005年第4辑。

②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第948页。